

(上接 A04 版)

被微信红包“绑架”的亲情

反驳篇 >>

“讨包族”自称“不求财，只为验证人气”



与上面故事里三名“求红包”的主角不一样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还联系了另一名故事主角陈梦，她作为“讨包族”的代表接受了采访。

28岁的陈梦是长沙一家艺术培训学校的教师，大家公认的美女。自从微信推出红包业务后，她经常在朋友圈里“求红包”，偶尔遇上一些节假日，她也会向家族群里的长辈们“求红包”。

1月1日，元旦节。陈梦给家族群里的7位长辈发了“求红包”信息：“感觉新年来了，希望大家能给我在外打拼的我一些祝福，图个开门红。”没想到，7位长辈都给她发来了红包，最多的发了88元，最少的也发了5.2元。

陈梦把每位亲戚的红包截图，放到了朋友圈里，以示感谢。让她感到意外的是，还有不少朋友也因此给她发来祝福红包。这一天下来，陈梦通过朋友圈“赚”了近1000元。

不过，对于“讨包族”的称呼，陈梦认为，自己并没有强制向亲友索要红包，只是确实不劳而获的高收入让她感到不妥，“有点绑架友谊和亲情的感觉”。

陈梦告诉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：“最初是为了验证人气，以后还是不会这样做了。”

“每个人对于发红包的态度都不一样。”陈梦说，在她“求红包”的过程中得出了这样的经验，比如有些亲人并不反感发红包，数额不大，就把发红包当做一种亲情交流的方式；而有些亲人间是互相“求红包”，大家有来有往，增进感情。又比如，有些亲人是碍于面子发红包，发了一两次便不再理会；而还有些亲人觉得索要红包让人深恶痛绝，为此感到被道德绑架……所以，在她“求红包”之前，她也会先做个评判，想想对方是否接受“红包游戏”。

■调查

春节期间，“讨包族”队伍最庞大

如果说，日常的小红包只是餐桌上的一道“前菜”，那么，即将到来的春节就绝对是“大餐”。

据微信官方2016年2月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，除夕当天共有4.2亿人参与微信红包，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80.8亿，超2015年8倍。其中，一名来自陕西的男性用户仅春节当晚就发出79193个红包，据他回忆，“还没到晚上12点就收到朋友圈里各种‘求红包’

有三类“讨包族”隐藏在微信朋友圈

“没钱吃饭，求红包”、“不发工资，求红包”、“打车差钱，求红包”……如果家里的亲戚加入“求包族”行列，这样的理由还能够得到同情，让你忍不住给他们发个小红包维系感情。那么，当“过节”求红包、“购物”求红包甚至“变天”也成了求红包的理由时，你还会发红包吗？

1月10日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对网络“讨包族”进行调查发现，目前，微信中的“讨包族”大致分为三大类

第一类是“坑骗”型，



“讨包族”会给亲情带来怎样的尴尬

那么，为什么大多数人都选择给“讨包族”发红包呢？

1月6日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在今日女报头条号上发布了一项数据调查发现，九成以上的网友认为，发红包是为了维系感情，避免常见面的亲人在碰面时感到尴尬。

数据显示，截止1月11日，投票的767名网友中，有82%的网友表示有过被索要微信红包的经历。其中，有10%的网友表示每次被索要微信红包时自己必回红包，52%的网友选择“看心情决定是否给对方发微信红包”，只有20%的网友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发红包。

信息”，而没有回家过年的他，给亲戚长辈和孩子都发了“大红包”。

除了微信，支付宝官方也曾发布一项统计数据——2015年1月24日，“新年讨喜”功能上线仅一天时间，就有7.9万名用户发起了31万次“讨红包”，而发出红包的用户也高达7.2万人，一共发出了22万个红包，总金额超过1800万元，平均每个红包都在80元以上。

比如，“你给我5块钱，我给你个大大的八卦”。等收到红包之后，对方会发来一个“八卦图”或是陈旧的网络段子等。

第二类是“节日”型，比如，“快过年了，你看着给吧！网友1元，喜欢3元，暗恋5元……见证我们感情的时候到了，收到红包后会晒到朋友圈”。中国人有很重的亲情意识和面子观念，若遇上家人的“求红包”信息，往往都会发个大红包收场。

第三类是“哭穷”型，比如，“最穷的时候到了，是亲人朋友的给我转6.66元吧”。这是最难以抵挡的“求红包”信息，据新浪网的一项调查统计，“87%的网友曾发过5次以上的微信红包，救济‘缺钱’的亲戚”。

网友“每逢佳节瘦三斤”分享了自己的尴尬经历——“不是不舍得钱，关键是没次数。给其他一个小孩私发过去，他就晒到我们家亲戚群里，然后其他小孩看到也跟着要。不发吧，他们的爸妈都在群里会开玩笑似的说我偏心。反正每天都有各种理由要红包。足够的！”

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从网友留言的内容里了解到，“不方便教育别人家孩子”、“不想加剧亲戚间矛盾”、“教育观念不一致”、“被自己家人阻止劝说”等，都是亲情尴尬的理由。

■专家

别让微信红包绑架了亲情关系

陈明明（长沙幸福泉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咨询师、心理专家）

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有温度的，日常交往需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见面、交流、礼尚往来等方式获得彼此的信任。网络时代，求红包的做法并不能长久维系亲情关系，所以不论发不发红包，我们都不要让微信红包绑架了亲情，更不要把它看作是影响亲情关系的核心。

换个方式，巧妙化解亲情尴尬

欧阳林舟（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副教授）

在一定程度上，微信的发展看似拉近了人情关系，其实反而导致了人情关系变得复杂——“求红包”行为之所以更多出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，而非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，其中原因就在于人到了虚拟世界，更容易放松操守，抱着侥幸心理占别人便宜。

面对亲戚家的孩子索要红包时，无论是给予还是拒绝，我们首先应当选择与对方沟通，让索取者明白这种不劳而获的想法是错误的。孩子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全民责任，我们既然是亲戚，也有义务告知他们明辨是非。如果

偷记亲戚微信红包密码，将2200元钱发给自己

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2015年9月，湖南的颜某因“求红包”被拒，偷偷记下亲戚李某的微信支付密码。颜某趁李某不注意，将李某绑定在其微信上的一张银行卡内的2200元钱，以连续发送11个200元“微信红包”的形式全部发到自己的微信，又

■链接

取消“红包游戏”，或能让今年春节更温情一些

小时候，父母最常提到的一个人，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尤其是亲戚家的某某某，总与我们有着洗不掉的亲情，对比中的尴尬。相比熊孩子“求红包”的困扰，亲戚家的孩子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远不止这些——调皮捣蛋、肆意妄为、贪心不足……我们总因“无权管教”别人家的孩子而陷入一种亲情焦虑之中。

然而，放眼当下，互联网时代的微信交流让我们看似与亲人更近了一步，但一个个故事却在告诉我们，这样的“近在咫尺”，其实“远在天涯”。

回归今天故事，在考虑是否应

发红包



所以，亲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原则不该因为新元素的加入而有所改变，人际交往中对方犯错，需要我们用恰当的方式去沟通解决而不是一味的隐忍和妥协。

对方抗拒或变本加厉，应告知其父母，让父母跟他们交流。

对于成年人索要红包的情况，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来判断是否需要满足对方——如果索要红包达到一定的金额，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变相敲诈。如果因为抹不开面子不敢说，大可不必。另外，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质疑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则可大胆去做。

当然，如果你实在无法拒绝对方的要求，不如换个方式来化解自己的尴尬。比如被人索要红包时，我们可以巧妙回复，如：“我们玩剪刀石头布，谁输谁发红包吧！”愿赌服输，倘若有输有赢，对方尝不到甜头，自然就不再骚扰你。

通过手机领取红包后，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卡中。

第二天，颜某就因盗窃罪被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。好在，涉嫌盗窃罪的颜某因认罪态度好，且积极退赃，被涟源市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
该继续给熊孩子发红包的同时，我们似乎更需要反省的是红包影响下的亲情尴尬——究竟红包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，还是我们早已被红包“挑拨离间”？

春节已进入倒计时，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背起行囊赶回家。当朋友圈里再一次拉响“红包大战”的警报，我们需要做的唯有保持冷静，从这场打着“感情”旗号的游戏里逃离出来。

就像2017年元旦前，“微信之父”张小龙向公众宣布的那段话——“今年春节不再有微信红包的营销活动，我希望让用户回归亲情，多用实际行动陪在家人身边！”

